金石錄補

崑山葉九來先生金石錄補二十七卷覩續金石錄金石續錄其博洽不啻倍蓰誠趙氏後第一功臣惜世鮮傳本是冊爲海鹽張君開福寄贈云自九來先生手稾傳錄竊窺其中譌亂頗多未敢擅易故卷帙之多寡標目之羼雜悉仍其舊又鮑綠飲趙晉齋二跋未知從何本闌入亦姑存之然張君亦非親見手蹟意世間當自有善本如同志者得示以所未見俾無疑義是則此書之幸豈特光煦拜其賜哉戊戌秋日海昌蔣光煦跋

金石錄補續跋卷第一

昆山葉奕苞九來著

古器物銘

楚鐘銘

楚之僭在王而不在乎自紀其元春秋書隱公元年豈亦不用周之正朔乎三代之時侯國之爲史者但書本國之年而不書天子之年春秋隱公元年者何自魯人書之也秦誓十有三年春者何自周人書之也以上皆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中語謹摘錄之

甗銘

眞宗咸平間乾州獻古銅鼎狀方而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詔儒臣考正而句中正杜鎬以爲史信父甗考古圖云好畤令黄鄆獲是器以獻句中正杜鎬驗其文楊南仲以史字不必讀爲史當作中音仲予按墨子夏后鑄鼎四足而方則此甗爲夏商之器當時人多以伯仲甲乙爲號未常有史姓者楊説近之説文云甗甑也

秦權銘

宋祕閣校理文同家有二器其一銅鐶上有銘循環刻之歐陽公云不知爲何器趙氏以爲秦權據班固律歷志五權之制圜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孟康註錘之形如環也予按爾雅肉倍好爲璧好倍肉爲瑗

肉好若一謂之環李氏云邊曰肉中空曰好邊大而空小璧也此之肉倍好者如璧趙氏引康註如環者誤

商雒鼎銘

宋劉原父得鼎于商雒其銘有云惟十有四月祭君讓嘗問原父十有四月者何原父不能對呂大臨云古器多有是語或云十三月或云十九月疑人君即位居喪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趙氏云古人君卽位明年稱元並無踰年不改元之事呂說非也但古語誠有不可曉者予按史記代王歇二十七月齊王十九月小司馬註云因舊月而數也如前鼎銘或因卽位之月數起故不稱某年其義亦易曉耳

銅釜銘

三輔黃圖長信宮漢太后居之太后宮在西秋秋之象也秋主信故宮殿皆以長信長秋爲名漢書天子之女下嫁不自主婚以公主之故曰公主亦曰翁主王曰王主侯曰侯主天子之姊妹爲長公主外戚傳文帝立數月封竇皇后女嫖爲長公主顏師古曰年最長故爲長公主然則顏之說自父封之也姊妹皆得稱長者兄弟封之以別于已之女也獨魏徵云皇帝之姑姊爲長公主皇帝之女爲公主是也

周陽家鐘銘

漢表趙兼以淮南王舅封周陽侯田蚡傳弟勝爲周陽

侯按太子稱家故公主亦曰家如館陶家平陽公主家是也侯亦曰家如衛青父鄭季以縣吏給事侯家是也此曰周陽家未知為誰氏之鐘呂氏考古圖有周陽侯甗可知周陽家即周陽侯也

新莽候鉦

洪氏隸續云釋候鉦重五十桼斤桼字為七字借用而不言候鉦所出按考工記鳧氏為鐘鼓上謂之鉦註云鼓者所擊處也鉦在鐘腰之上鐘體之正處采芑之詩有鉦人伐鼓註云鉦音征鐃也鐲也鼓以動之鉦以靜之鉦與鼓各有人焉則鉦另為一器之名而周禮鼓人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又若鼓人所執之物與采芑

之詩互異此云候鉦足以証鉦人有專司矣說文云候伺望也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博古圖有周雲雷鉦其形似鈴鐸有柄可以持而擊之

金石錄補續跋卷第二

崑山葉奕苞九來著

漢孔德讓碣
漢孔君墓碣
漢韓明府孔子廟碑
漢州輔碑陰
漢郎中鄭君碑
漢丹陽太守郭旻碑
漢王稚子闕銘

右考漢書本傳云舉茂才除溫令遷兗州刺史後徵拜侍御史永光二年從駕南巡還爲洛陽令註從溫補洛陽令與傳異漢人樹闕歷敘官閥不能盡載則更立一闕如太尉劉寬是也洪氏載此闕爲河南縣令而辨其

郇溫令以河内乃郡非縣溫爲河内之屬邑也

漢國三老袁君碑

右袁君碑云諱良字厚卿陳國扶樂人也子光博平令騰尚書郎瑋謁者孫衞尉滂司徒掾安趙氏洪氏歷辨袁安與滂非從兄弟甚詳予謂安傳與此碑官閥年代較然不必辨也碑云良歷郎中謁者將作大匠丞相令廣陵太守議郎符節令三老梁相以順帝永建六年卒安傳祖父良平帝時爲太子舍人建武初爲成武令郇史或有遺漏何不同至此況安薨于明帝永平四年豈有其祖之卒反在後七十一年趙氏云在後三十九年者亦誤蓋永平四年辛酉而永建六年辛未已兩易甲

子也安子京京子彭彭次子逢在光和二年三月以司空免而滂之免司徒亦在此月中豈有與從曾孫同時在三公之位又彭之孫閎二弟忠宏豈有與從高祖父司徒掾同名之理始知安滂之祖名姓適相同耳至于水經之袁梁以此碑之梁相而訛袁幹之爲貴鄉侯郎此碑之遺鄉而訛也姓纂姓苑諸書率多附會何足深論耶

漢西嶽石闕銘

北涼王沮渠牧犍闞云王璘皆稱永和不止漢晉後秦而已

漢北海相景君碑

石景君碑誄後亂曰宜參鼎𩋷洪氏云字書無𩋷字當作拂解按漢隸多通用如紱亦作紼此𩋷字應作韍鄭氏曰山行曰韍取封土爲山之象以祭道神也葢喻景君之德望重如鼎高如山宜參云者應在台鼎之位獎敏碑横楷後生宜參鼎鉉者是也

漢北海相景君碑陰

漢書循行此碑作脩行都少卿穆曰後漢書皆出傳錄以修爲循者特傳錄之誤耳趙氏不信碑本而信漢書且引晉書爲證不知晉書修于唐乃仍漢書之誤而云循行也予按孝景將侯王氏脩侯犯色師古曰修音條地里志勃海郡修市應邵曰修音條修條字書相類亦

致訛謬則循脩二字其因字畫傳寫之誤無疑兩漢官制郡國屬吏無名午者河南尹員吏有百石卒吏二百五十人碑稱故吏列于書佐後者卽此卒吏或謂午字乃卒字之訛予曾至景君碑下詳審午字並無剝文都少卿金薤琳瑯釋此碑陰姓名遺行義劇張敏字公輔故書佐劇下二字疑字伯度而台巨遷則誤爲呂立遷何也韓敕碑有行義掾不知爲何官不稱故者惟敏耳古人命官多因前代表志或緣其名或用其義因憶前書註漢官典儀職云刺史周行郡國以六條問事安知不以條行爲官名其職主于察治耶條侯條市皆誤爲脩則此或從條字而訛未可知也趙氏以台巨爲複姓之奇

碑又有水丘郎字君石其姓亦僅見函下又云行三年服者凡八十七人漢自文帝短喪之後茍能斬杖執禮者碑中必特書之此以親喪之戚施于景君似乎矯情踰禮失先王緣情之制或師資之間心喪三年服不忍釋而已非必寢苫啜粥爲也

漢敦煌長史武班碑

碑中有金鄉長河間高陽史恢銘詞後有尙書丞曹芝之成武令曹种豐令徐崇陳留府丞名闕防東長名闕書此碑嚴祺字伯曾小歐陽云字伯魯集古錄謂氏族州里官閥皆不可見趙氏一一證以爲皆備洪氏謂立碑者六人而不及書碑之人蓋嚴祺在六人之外又明言書此

碑在上文子特拈出使之有聞于世祺視六人不書秩里而獨字之必處士之同里閭者也秦置郡守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凡郡有丞至唐始以大州爲府後遂以府易郡兩漢領縣者非國則郡如陳留之丞宜曰郡丞而此碑曰陳留府丞武班之父開明碑除吳郡府丞高頤碑蜀郡北部府丞

漢司隷楊厥開石門頌

予讀鄧隲傳時遭元二之災人士荒饑死者相望章懷註元二應作元元竊疑文人好奇比之陽九百六宜作元二本文直指永初元年二年災害爲是卽此碑云中遭元二西夷虐殘亦見於隲傳而洪氏先得我心疏辨

詳盡又引王充論衡元二之間嘉德播流與此碑皆郎位之元年二年義甚確切善讀書者不以辭害志顧以平白曉暢之語轉爲傅會之解所不取也碑中有厥字孟文故歐公與趙氏俱曰楊厥水經注云司隸楊漢與字孟文合

漢平都相蔣君碑

蔣君歷郡五官掾功曹再爲計掾出宰豫章平下闕平都侯國屬豫章平字下必都也趙氏所收豈盡殘缺而云不可考耶洪氏辨參儀即參義音義甚詳而此碑銘中有皇矣上帝賦命不均淑人君子胡不萬年作你鈞切與詩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同漢書敘傳封禪郊祀登秩

百神協律改正亭兹萬年韓詩外傳往而不可返者親也至而不可用者年也其所本如此

漢置孔子廟卒史碑

右碑漢永興元年造司徒臣雄司空臣戒請置孔子廟掌禮器百石卒史一人書名不書姓者以位列三公皆知爲吳雄趙戒也唐宋告身章奏署名凡丞相不著姓者類此按范書百官志東西掾四百石以下秩比命士爲百石屬其後辟除通爲百石但司徒公下凡祭祀掌省牲視濯則有令史屬三十六人司空公下凡祭祀掌掃除樂器則有令史屬四十二人而無卒史之名卒史見此碑隸法與韓敕碑畧同而嚴謹過之敘事簡要尤

爲近古云

漢孔德讓碣

右碣集古錄云其名已磨滅但云字德讓者宣尼公二十世孫都尉君之子也趙氏亦作孔德讓碣按德讓名謙載孔氏家乘都尉君者宙也宙七子知名者謙褒融三人而已融自有傳褒之名見史晨碑謙卒于永興二年年二十四又十二年延熹甲辰都尉始卒記此碣者必都尉也其文字簡妙可觀東家雜記云碣在孔子墓林中

漢孔君墓碣

右孔君碣在孔子墓林中其額題孔君之墓文已殘缺

前有云元年乙未而元年上闕二字趙氏以爲東漢惟桓帝永壽元年歲次乙未其他有三乙未皆非元年此碑當爲永壽時立也按史漢高帝元年與昭帝始元元年皆爲乙未安知孔君非西漢時人而趙氏竟以爲永壽鑿矣

漢韓明府孔子廟碑

右韓明府修孔廟禮器碑云明府名敕字叔節歐陽公云春秋傳載古人命名之說不以爲名者頗多故前世見於史傳未有名敕者予觀繁陽令楊君碑陰有故民程敕字伯嚴則漢時不獨韓明府名敕也敕字本音徠去聲今按二君之字皆作飭字解此碑簡古逸宕爲漢

隸第一都元敬楊用修錄碑文缺七字而趙子函石墨鐫華本缺五字此多戲與二字蓋先文莊公舊物也隸釋載碑陰六十一人右韓明府以下涿郡太守魯麃至相史魯周乾八人則正碑非碑陰也

漢州輔碑陰

右州輔碑陰自漢陽太守而下四十九人故京兆尹延篤叔堅居其次趙氏云輔一宦者碑陰列數十人延叔堅當代顯人挂名于此爲可恥洪氏据碑云鄉人姻族相與刊石稱邑者八人延篤爲南陽讐人不稱邑則知輔亦讐之人也況身退窮約同塵所以遠害引陳仲弓弔張讓母喪爲叔堅解嘲予謂趙說乃理之正洪說亦

情之通皆是也內有小侯新埜鄧辰伯臺明帝永平九年爲四姓小侯開立學校袁宏漢紀曰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號四姓小侯以非列侯故曰小侯註引禮記曰庶方小侯亦其義也桓帝建和二年賜四姓及梁鄧小侯帛則四姓之外外戚子弟皆得稱小侯可知已第和熹皇后謙退兄隲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將至安帝永初中始封上蔡侯弟悝葉侯宏西平侯閶西華侯不知辰爲誰之後也至於州姓必皆輔族內則令丞郎中外則守上黨相細陽與州從事縣令長共十有三人范書所謂子弟支附過半于州國奄寺之禍惟漢獨烈有由來已

漢郎中鄭君碑

白虎通巡者循也通作遁晏子有云晏子逡遁而對管子桓公蹵然逡遁周禮司士註逡遁既復位儀禮士昏禮註辟逡遁音句漢平當贊逡遁有耻則逡遁卽逡巡明矣項籍傳亦有遁巡而不敢進之語註作蹲莊子蹲循勿爭不可泥過秦論之註而以爲一音也玉篇徒頓徒昆二切釋𨑒還卽退讓之意用本韻亦可

漢丹陽太守郭旻碑

古人治經術各自名家小杜者杜延年也杜周明法律延年爲周少子亦明法律周酷暴延年行寬厚最知名此云治律小杜者必延年無疑

金石錄補續跋卷第三

崑山葉奕苞九來著

漢繁陽令楊君碑

漢梁相費汎碑

漢孫叔敖碑

予曾疑此碑以知叔敖之名爲快按春秋蔿敖爲艾獵杜預皆以爲叔敖則未必名饒也况碑文可議者三如云叔敖爲相庶人有曾閔貞孝之行又云繼伍舉子文之統又云仕于靈王卒後數年莊王封之夫叔敖相楚當魯宣公時曾閔在定哀之際援後贊前猶屬作文者比擬之病至伍舉後于敖四五十年直云繼其統何耶况靈王爲莊之曾孫反序在前舛謬極矣彼所云名饒恐未必有所据也

漢孫叔敖碑陰

右孫叔敖碑陰云期思長光視事一紀趙氏以爲失其姓氏按期思縣宰段君諱光字世賢魏郡鄴人已見于叔敖碑中故碑陰不復及其姓豈未之考耶碑云渤海太守字武伯有二子長子字伯尉少子字仲尉伯尉一子字世伯仲尉二子長字孝伯弟世信世伯子字子仲治產於繚虛六男一女大子字長都次子蘭卿次弟字仲陽次弟字叔通次弟字衛公次弟字劉卿此繚宗六父也孝伯子字文字闕 一 治產于材虛亦六男一女大子字惠明次弟字次卿次弟字聖公次弟字稚卿次弟字彥卿次弟字少卿此材宗六父也世信一子相承季陵

文卿孝公卽字闕一處一父其高祖與材高祖父覩兄弟
孫氏宗族譜紀歷歷如此而云不可次第何耶

漢冀州刺史王純碑

右王純碑云君諱純字伯敦年五十九延熹四年八月
廿八日甲寅殞徂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丙申葬而立此
碑也趙氏以水經須句西有冀州刺史王紛碑爲此碑
純字之訛愚按水經王紛碑立於中平四年去延熹已
二十餘年或別有王紛非并王純也且隸書純紛二字絕
不類而此碑純字完好更無殘泐若趙氏所云乃好奇
之過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漢桐柏淮源廟碑

右碑延熹六年正月八日南陽守躬祀淮廟事吾友朱錫鬯所藏之本與隷釋同時歐陽公謂中山盧奴君君上闕其姓而此碑曰張君視隷釋爲九全惟靈祇下闕報佑二字耳水經注桐柏山南有淮源廟廟前有碑是南陽郭苞立又二碑並是延熹中守令所立此其一也碑云從郭君以來廿年不復身至豈即郭苞也耶銘後列春侍祠官屬劉訢劉瑗樂茂任巽秋梁懿周謙鄧嶷趙旻謝綜廿八足見漢時致敬岳瀆祀事嚴慎春秋官屬分設如此頌辭彬彬可觀中有勝彼高岡臻茲廟側肅肅其敬靈祇降福按福音復祐也祥也此叶筆力反其義則同予觀尚書惟辟作福易並受其福曲禮祭則

受福皆叶偪韻漢去古未遠字亦通用後世以偪字叶者不多見已

漢祝睦後碑

右碑額云漢故山陽太守祝君碑篆書前碑云君諱睦字元德濟陰己氏人以延熹七年卒故吏王堂等於三年禮闋復立此碑故曰後碑碑云故吏王堂等竊聞下有述上之功臣有叙君之德又引孔子曰民人登祝上天歆烝僚屬欽熙孰不杏賢代作頌曰伊予祝君兆自蓺辛祝融苗胄又曰鄭有祝聃者君其允也按睦以孝察舉歷北海長史郾令北軍中候尚書尚書僕射常山相山陽太守恭儉仁恕爲門生故吏所思慕故立兩碑

碑中屢用論語而鄉黨逡逡則與今文不同藝文志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釋文傳不習乎鄭元注云魯讀傳爲專按當時有古讀齊讀魯讀之不同皇覽引魯讀詣事如未嘗無誨爲悔五十以學易爲亦正惟弟子不能學也正爲誠坦蕩蕩爲坦湯湯冕衣裳者冕爲絻瓜祭瓜爲必賜生爲牲詠而歸鄭本作饋魯爲歸仍舊貫仍爲仁片言折獄折爲制小慧爲惠古之矜也廉廉爲貶歸孔子豚鄭作饋魯爲歸天何言哉天爲夫又崔子爲高子躁爲傲窒爲室車中不內顧無不字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無全尊則此逡逡安知非齊魯之所讀爲恂恂之同音而異解乎若前碑有恥且恪則又格字之借用

非讀音也漢祭舉孝廉而安獻皆嘗詔公卿郡國舉至孝之士故有獨以孝薦者藜即黎史記重黎居火正索隱重氏黎氏二官重爲木正黎爲火正左傳少昊氏之子曰重顓頊氏之子曰黎此以重黎爲一人仍是顓頊之子孫劉氏云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則稱重黎此碑單言黎者乃火正非木正也史記註祝大融明也祝爲國名殆以國爲氏者祝聃見隱公九年碑首二語用釋名以見其刊銘之意也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

孔子四十七代孫傳官右朝議大夫于宋紹興中著東家襍記云十九代宙郎中令碑云郎中按郎中令秩千

石郎中二百石皆屬中尉甯初舉孝廉未能即除郎中令而傳爲孔氏裔孫援据譜系不應舛誤然碑爲當時所立更屬可信集古又云甯舉孝廉除郎遷元城令百官志郎與郎中秩自不同蔡質漢儀曰三署郎見光祿勳執板拜見謂主左右署及五官中郎也他如尚書郎羽林郎黃門郎小黃門郎議郎治禮郎通謂之郎而郎中之所屬者如五官謁者及中尉而三耳似不得去中字以混于諸郎或文中省文抑別有所据也顧寧人曰孔融傳父伷太山都尉非也名伷者別自一人按魏武紀豫州刺史孔伷英雄記伷字公緒九州春秋作胄乃獻帝時人予從常熟錢氏毛氏泰興季氏同里徐氏見

宋刻善本皆作宙禾知顧之所据何本也

漢老子銘

右老子銘洪氏云碑在亳州苦縣苦屬陳國故其文陳相邊韶所作碑云老子姓李字伯陽楚相縣人也史記則曰楚苦縣索隱云苦本屬楚高帝十一年立淮陽國陳縣苦縣皆屬焉裴氏因以苦屬陳然則洪氏仍其誤而所謂相縣地里志未之載也碑云孔子以周靈王廿年生趙氏云以年表及世家考之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二年生乃靈王二十一年未知孰是按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此以為二十二年葢因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其說與碑合碑又云孔子年十

七學禮於老聃計其年紀聃時已二百餘歲聃然老耄之貌按許愼云聃耳曼也故老子名耳字聃此云聃然老貌未知解從何來且史記孔子年十七孟釐子病誡其嗣必師孔子故孟懿子同南宮敬叔往學焉又云敬叔與孔子適周見老子非必在一年中且昭公二十四年釐子卒孔子年三十有五則學禮亦當在十七歲以後事葢此文用史記語未加詳審耳第部文雖用史記而又轉詆班書以老子與子西同科不言韓非同傳何也漢表註張晏云老子元默仲尼所師雖不在聖要爲大賢而在第四按第四等爲中上伯陽父在寺人孟子後而鄭子之後老子再見又何也斗星作升星同科作

同稱漢隸分韻升升上音陞下音㪷後人以二字易淆改升作斗俗書作斗

漢車騎將軍馮緄碑

右馮緄碑趙氏證之本傳謂范書顛倒錯謬如碑云字皇卿而史門馮鄉史舉孝廉七遷至屬國都尉而碑共十一遷之類固矣然趙氏割裂傳文不察立碑隱諱之義有可辨者如傳云張敞承宦官旨奏緄將傳婢二人戎服自隨又輒于江陵刻石紀功請下吏按理尚書令黃儁奏議以罪無正法不合致糾趙氏削此一段止將碑云以誣言奏河內太守中常侍弟左悺坐遜位爲史之誤又以傳云山陽太守單遷以罪繫獄緄考致其死

中官相黨共誣章誣緄坐輸左校而碑云表荊州刺史李隗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瓆不宜以重法論坐法作左校爲史之謬亦思桓帝時宦豎弄權黨錮煽虐作文者不敢直書或借他事以實策免得罪之由且傳婢戎服刻石紀功矜誇猥褻有累盛德立碑者非門生故吏即其子孫爲親者諱情理宜然史修于宋無所忌諱自當直書而趙氏遽以爲史失其實則何也夫緄父被收獨發其詐至詔策云出郊之事不復內制有司祖于國門且緄推功于應奉後輸左校奉疏理得免爲緄名節所係碑皆遺之則碑之脫略者多矣古人常立兩碑互見其行事豈緄尚有別碑也歟碑末云孝桓皇帝

命將軍討此疆夷有桓桓烈烈之姿因謚爲桓趙氏以爲組謚桓而傳不載洪氏則云組歿于永康適當桓帝升遐之日作文者以帝謚書左方非即組謚也愚按因謚爲桓之下並無他語味因字之義正以孝桓之謚初定而組之謚相因君臣同謚斯亦異數故著於碑若曰帝謚書左方則與組有何關合而書之乎洪氏駁論者誤也

漢竹邑侯相張壽碑

右漢故竹邑侯相張君之碑隸額諱壽字仲吾晉大夫張老之裔而不言其籍里建甯元年五月卒壽治功曹周憐旅濫反爲督郵周紘承會表問即棄官歸所謂以

義合不合則去者耶今人貪戀名位卽屢遭彈劾不之引退世風日下見此碑能勿抱愧耶碑以習爲襲要爲屢蜂爲蚤覸覸爲眈眈顥爲旻棃爲黎殿爲眞此音之假借者也以罍爲蓋忝爲忝龔爲恭扒爲孔邑爲邑堅爲野老爲老攀爲攀緘爲感弘爲宏晧爲皓怫爲弔肤爲疾戠爲哉虩爲號晵爲胥則字體之加變也說文眈視近而志遠也引易虎視眈眈又耳下垂爲耽俗書引易誤作耽轉作躭不若此碑之覸覸其音相同使人皆知其爲借也夫

漢冀州從事張表碑

右額故冀州從事張君之碑篆書碑云君諱表字元異

系帝高辛爰曁后稷張仲孝友雅藝攸載天挺哲侯鷹期佐治君其允也又云初仕郡爲督郵鷹撮盧擊又云入爲主簿歷五官掾功曹后臧其勳傳守犂陽又云度時否泰舍之則藏春秋六十四以建寍元年三月卒十有一月葬皆作四言韻語而以五言四句終之銘用騷體所謂雅藝者詩也犂陽卽黎陽后美其功而使官于冀也歐陽公謂鷹撮盧擊殆以狗喻人洪氏則云失于深考擊字上微損似霆字予按鷹鸇之逐見左氏盧令令見齊風漢人近古用此有本正不必借霆字而曲爲之說也

漢金鄉長侯君碑

右侯君名成碑之謬訛與史異者趙錄論之詳矣第碑云酺封明統侯趙云漢書功臣表亦不載按西漢表平帝封侯輔爲明統侯疑漢人借酺作輔趙未之考也碑云夫人以延熹七年十一月三日終此夫人合誌之始而不著其氏族何也

漢衛尉卿衡方碑

右碑趙錄云埶莪爲蓺儀蓋漢人各以其學名家所傳時有同異余按是碑以委蛇爲禕隋出韓詩內傳而知其所傳乃韓氏學也漢碑字多假借大約其音相同未有如是碑之變者將授緄職以緄作袞庵離寢疾以庵作奄耀此聲香以聲作馨蹈規履渠以渠作矩讀者須

以意逆而得之銘云樂旨君子以旨作只顏氏干祿字
書旨旨上俗下正旨字漢人用之而云俗何也

漢郎中馬君碑

右馬君碑趙氏曰文字殘滅可見者字元海而已按碑
云諱江濟陰乘氏人又云中弟字文緒位主簿督郵年
卌二早世豈趙氏所收皆殘滅不可考究耶

漢慎令劉君碑

右碑額隸書劉君諱修字伯麟舉孝廉除郎中去官辟
從事司徒掾掌典邊事遷慎令到官期月勑兒子欲生
見故土終歸于家以建寧四年五月卒說文敕誡也左
傳註執鞭以出教令也爾雅勞也註相約束亦為勞苦

光武建武元年九月詔註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其四曰誡勅謂勅刺史太守之類則敕者爲朝廷制詔之名而兩漢傳如韋賢勅子玄自免太常丙吉數勅乳母韓延壽勅功曹議罰王尊教敕功曹召敕廐長朱博敕告吏民趙廣漢敕獄吏趙子賤敕吏殺李固二子李膺敕門下簡通賓客法雄敕子眞助求人材周榮敕妻子勿得殯殮趙興敕縣出鮑升度尙敕軍中秣馬蓐食范式敕縣代孔嵩與此碑敕兒子同猶屬告誡之意古人行文用字不相避也至陳咸之公移敕書龔遂之移書敕屬縣趙岐爲遺令敕兒子張酺病篤敕其子則有其文矣不敢竟以爲敕也惟孫寶之告督郵何並之遺武

吏曹操之問貢荅行人孫堅之告吏冠以敕曰二字無
異於詔書何也然此猶爲自上行下之交若陶謙上書
獻帝有臣前調穀百萬斛已在水次輙敕兵護送始知
此字爲上下通用不止用于朝廷也沿至魏晉用者漸
少而孟康之預勑督郵國淵之勑功曹何曾敕記室之
勿報問訪敕將士不得安動猶或見之自南北朝而後
臣下不敢用此字矣亦作勅或作敇司馬氏曰勑本音
賚世以爲勑字行之前書敕勑並用東漢專行勑字矣
按尚書勑天之命詩既匡既勑皆作勑解亦非賚協毛
傳勑通作飭張良傳明飭長吏師古曰讀與勑同碑又
云其于鄉黨遜遜如也亦與今之論語異孔氏正義曰

論語以口相授故經焚書而獨存夫口授則音易訛況論語十二家其傳習不能無別解也凡漢碑多立于故吏門生而此碑立于子弟碑云二弟龍純孿哀孔懷孤生儁協郃長號思慕爲碑中僅見錄其名以傳之

漢博陵太守孔彪碑

右孔彪碑在曲阜孔林中趙氏云彪自博陵再遷河東太守而碑額題博陵不知何謂洪氏以碑陰故吏十三人皆博陵之人追稱博陵固矣第洪氏云可以託六爲歇後之甚按其文仁必有勇可以託六授命如毛諾則不宿美之至也莫不歸服蓋用韻也至云拼馬蠲害易明夷六二渙初六皆曰用拯馬壯拯字子夏傳說文字

林並作拼音廾一音承上舉也唐開成以後石經作拯耳若無偏無黨遵王之素與古今文之尙書不同或叶遵王之路當時傳習者自有其說未可知也

漢李翕析里橋郙閣頌碑

右碑歐陽公詔遭遇隤納及醳散關之嶃漯從朝陽之平㦮刻畫完而莫詳其義洪氏據碑言閣道危殆車乘往還人物俱墮則隤納謂墜淵醳與釋同㦮卽燥字固矣而不解嶃漯何也按說文漯字他合反音沓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從水從㬎省文或作濕後人以㬎爲乾溼之溼而漯又訛爲漯矣如孟子瀹濟漯而注之海亦後人妄改也此碑嶃漯嶃嶮峭也漯卽溼字故下有平

燥之對洪氏未及察耳

漢成陽靈臺碑陰

右成陽靈臺堯母冢也漢人修祠墓出錢百者皆書之此碑陰記仲氏門宗治黃屋碑須三十一人異姓四人而呂長仲球出錢三萬七千鉅鹿太守仲訴出錢萬其餘皆二千較他碑出錢之數無有多于此者遂稱美仲氏今而誌之然後知當時錢重若此後世視錢既輕則行錢滋弊物價愈貴錢數愈多究之錢日益少非上有術以權之恐公私將日益凋也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

歐陽公云峻為屯騎而碑首題以司隸二字莫曉洪氏

云漢人所書碑志以所重之官揭之司隸權尊而秩清非列校可比也予至濟寧碑下詳繹其文遭母憂自乞拜議郎服竟還拜屯騎校尉以病遜位守疏廣止足之計樂於陵灌園之潔似峻持服三年起拜屯騎而郎歸未常在位故碑首敘其實歷之官也百官志七校尉皆二千石如洪之說以司隸爲權尊而特書之則朝廷官秩可任人去留者耶

漢元儒先生碑

右額云元儒婁先生碑篆書諱壽字元考南陽隆人蓋山林栖遁之士鄉黨愛之論德處謚而誌銘寥寂反有不修廉隅不飭小行之語爾意當時附勢趨炎習以成

俗有人焉翛然高尚則相與追慕而標榜之亦風厲末世之一端也洪氏曰元儒之謚與陳寔之文範法眞之元德晉峻之忠惠父皆非謚于朝者羣下標榜僭用私謚至于三君八顧之目起而黨禍作矣按郭正以友謚法眞爲元德先生朱穆以子謚父暉爲貞宣先生蔡邕等以門人謚穆爲文忠先生廣漢鄉人謚楊厚爲文父葢當時習俗然也碑用經傳率多歇後語此曰有朋自遠與孔彪碑可以託六同

漢桂陽太守周君頌碑陰

右周憬碑陰邑長二人守長一人行事一人從事三人督郵一人故吏二十三人工師一人其中宰曲紅者一

入貫曲紅者十六人洪氏據水經以曲紅即曲江辨之詳矣第不解行事爲何秩予按後漢西域傳車師後王殺後部司馬刃燉煌行事註行事即行長史索班也又蜀志馬超父騰爲軍行事領部衆又南朝以郡太守行州事者稱行事其秩應長下從事明矣

漢繁陽令楊君碑

右額漢故繁陽令楊君之碑銘篆書楊君爲太尉震之孫富波相牧之少子太尉表之猶子沛相統之弟高陽令著之從昆弟碑首闕其諱字州郡辟爲功曹帝召見拜郎中除右都侯遷繁陽令以叔父太尉喪去官吏民二千餘人守闕上書歷年運穀萬斛助官以乞還君集

古隸釋皆謂此事未之前聞蓋以上書歷年輸穀爲僮事也豈知漢人近古直道在人即前書魏相爲河南太守去官河南卒戍中都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留作一年以贖太守而河南之老弱守闕上書者萬餘人古之善教得民者爭欲得賢守令以父母之乞留之誠固自不約而同也前後書如乞還楊君者屢見彼經年留戍尚所不辭況輸穀乎今之猴冠虎翼者多人陳乞輙引漢公卿二千石父母之喪不得奔赴爲例而千萬吏中得一二循良反視爲當門之蘭鋤而去之無一人敢攀號者世道江河至於陷溺讀此碑能不太息乎

漢梁相費汎碑

閔二年傳成季之將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昭三十有二年傳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以其有文在手而呼之爲友也季氏無單名文者友之子行父謚文子非名也碑云季文爲魯大夫者直用姜之愛子之語爾否則古碑殘泐友與文字畫相近而訛也耶

金石錄補續跋卷第四

崑山葉奕苞九來著

漢成陽令唐君碑
漢白石神君碑
漢都鄉正街彈碑
漢尉氏令鄭君碑
漢周公禮殿記
漢巴郡太守樊君碑
漢綏民校尉熊君碑
漢太尉楊震碑
漢執金吾丞武榮碑
漢富春丞張君碑
漢巴郡太守張府君功德敘

漢戚伯著碑

漢仙人唐君碑

漢相府小史夏堪碑

漢太尉陳球碑

右陳球二碑詳畧不同與史傳多合第范書球爲繁陽令拒魏郡太守求賂事二碑皆不載一碑云換東城門侯一碑云換中東城門侯愚按洛陽城有上東門中東門前碑無中字省文也左傳虞閼父爲周陶正碑作遏父與史記同敬仲至齊爲工正碑作公正漢書太尉橋公碑作喬公借用也球與司徒劉郃衞尉陽球謀誅宦官事碑皆遺之忌諱也

漢太尉郭禧碑陰

右郭禧碑陰前有故吏人名四大字猶之孔宙碑陰前列門生故吏名五字也自張立度成以下凡百餘人又有右河南郡右河內郡右宏農郡右扶風郡按范書郡國志河南以光武都洛陽建武十五年改曰河南尹漢官曰尹正也不名曰國況曰郡乎漢書自左馮翊右扶風而外更無名左右者故馮翊扶風下裁去郡字此碑河南河內宏農皆曰右而右扶風又加郡字所不解也

漢華嶽碑

右樊毅西嶽碑云惟光和元年歲在戊午名曰咸池又曰時雨不興甘澍弗布念存黔首恩闕曠素洪氏引淮

南子天官書許愼注咸池之爲星名爲太歲爲水魚之圖固矣第此碑之用咸池則未究其故也漢書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帝車舍文耀鉤云西宮白帝其精白虎元命包云咸池主五穀其星五者各有所職咸池言穀生於水含秀含實主秋垂一名五帝車舍以載穀而販也天官書曰火入旱金兵水水謂火金水入咸池則各致此災宋均云不言木土者德星至此不爲害也淮南子云敦牂之歲歲大旱太陰在午名曰敦牂歲星舍胃昴畢劉績云咸池星在畢北五車星中淮南子又云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註子午卯酉皆爲咸池二月建卯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也予按華嶽在西實應

西宮太陰在午又應咸池樊毅因旱祀嶽葺治山亭漢人文字皆有來歷非泛用天官書也

漢樊毅修西岳廟碑

右樊毅碑云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毅字仲德洪氏据水經泚水西南流謝水注之詩所謂申伯番番旣入于謝者樊丹封謝陽侯即其國又云淮水自廣陵出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即射陽縣之故城高祖六年封項纏爲射陽侯乃其地遂以范書封樊丹爲射陽侯者誤按樊宏傳世祖建武十三年封宏弟丹爲射陽侯章懷太子註亦引水經竟曰在射水之陽而非謝陽且云別有射陽縣疑遠恐非此地予考前後書

臨淮有射陽河南無射陽當時侯封或邑或城或亭或鄉而申伯之謝去漢已遠故不入地理志水經所據或以此碑有謝字耳夫隸書借用如形邢橋喬五伍邵召之類不一而足左傳楚師伐陳取焦夷註焦卽今譙縣焦譙借用安知謝非射之借用乎功臣表又作貰陽侯劉纏小司馬曰貰亦射也顏師古曰作貰者非是

漢逢童子碑

右逢盛碑云諱盛字伯彌年十二而夭門人孫理等立此碑漢人立碑之濫施于童稚蔡中郎集袁滿來年十五歲胡根年七歲如盛亦年十有二而褒美之詞比擬非倫酈道元云封者表有德碑者頌有功自非此徒何

用許爲逢童子在內短折之列而其父冀門人伐石銘哀至于如此何也按逢自逢公伯陵封於齊因以爲姓左傳有逢丑父古今人表有逢於何數人陽朔中有太僕逢信東漢末有逢萌編古命氏有逢綵爲趙王傅至若司馬相如云烏獲逢蒙之技王褒云逢門子彎烏號之弓皆作逢字顏之推刊誤正俗云逢姓之逢與逢迎之逢各爲一字此碑逢盛作逢而逢信又作逢抑書碑人誤耶或當時假借通用耶魏元丕碑有逢牧孔宙碑有逢祈高頤碑有逢伯陵皆作逢與此碑同訛也逢音龐逢音馮又音蓬今人讀鄒孟逢蒙學射于羿作鼉鼓逢逢之蓬音者誤

漢三公山碑

洪氏錄此碑不甚殘缺文字簡質聲訓理順所載姓名可見者六人立碑者元氏左尉上郡白土樊瑋而末有石師劉元存至於欒將南陽冠軍君姓馮諱巡字季祖頌之之詞幾二百餘言漢時欒將猶後代欒主鬪喪制服有至棄官者如童恢弟翊聞欒將喪棄官是也瑋感巡德借神祠頌之已開後世生祠頌德之漸亦見漢人誠樸不敢另立祠碣也說文諱誋也東方朔七諫恐犯忌而干諱故命名者不以國不以山川等使之易于爲諱禮有卒哭乃諱之文以見生者之不必諱也故生曰名死曰諱顏氏云名終則諱之馮巡爲常山相見無極

白石兩碑與此碑同為光和四年立而稱巡曰諱何耶今人狀述先世事跡至不敢填諱而用達官顯者填之其文愈密其情愈僞要自此碑開其端耳然漢碑中之生稱諱者不一或當時習俗然也

漢殽阬君神祠碑

碑云前世通利吏民與貴有御史大夫將軍牧伯故為立祠以報其功自亡新以來其祀墮嫚阬稍堙塞隄防沮潰神怒民怨縣遂以衰仕宦失官踣斃不震又云乃復浚治殽阬通利其水紹修舊祀其有徵拜州郡辟召皆當來辭殽阬神尚饗予詳味此文蓋以前世阬治民得貴顯乃有御史將軍等人其報神休阬遺則仕宦不

振令以治阬修祠而祇神饗其義甚明若謂御史將軍大夫牧伯卽設阬神位號未達此碑立祠之意矣且五樓東臺王翦之名碑中未又及五部神自有廟恐非卽此祠也小歐陽云中條山有石隄樹谷常湧溢爲患則非神人之名可知

漢無極山碑

右無極山神廟碑云光和四年某月辛卯朔廿二日壬子太常臣耽丞敏頓首上尚書謹按文書男子常山蓋高上黨范遷爲無極山神索法食比三公山故事臣耽愚戇頓首頓首上尚書制曰可尚書令忠奏洛陽宮光和四年八月十七日丁酉尚書令忠下太常臣耽丞敏

下常山相云云其章奏如此集古錄云漢時章奏首尾
皆言臣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尙書而此碑所載太
常章首尾不稱死罪丞敏又不稱臣莫詳其制愚按孔
和碑云司徒臣雄司空臣戒愚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後魯相平行長史事卞
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云云漢時章奏
原無定式且司徒司空稱臣而魯相亦不稱臣此碑太
常卒丞故丞不復稱臣也靈帝紀熹平三年十月太常
陳耽爲太尉五年五月罷不言復爲太常而光和四年
十月又書太常陳耽爲司徒則此臣耽者陳耽也尙書
令忠不載于紀中列傳上有陳寵子名忠曾爲尙書令

然在安帝時此外更無名忠者侯續考之碑又有終南之敦物與岱宗之松楊越之篠蕩云云洪氏以敦物爲終南所産與松篠同科按前漢地理志註云太乙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敦物禹貢終南惇物雍州之山也

漢涼州刺史魏君碑

右魏君碑云君諱闕字元丕京兆闕牙都尉之闕有畢萬者仕晉封魏此族系名字也趙氏云皆不可考何哉牙字上所闕必虎字也洪氏云漢八書碑廟號如太宗官名如太尉太常太守太中地名如太原太陽山名如泰山皆作太此碑魏君之母卻作泰夫人其用字故相

反如此按孔宙碑泰山都尉仍作泰劉寬碑太尉仍作太亦未必皆相反者惟唐孔泰師碑泰字與此碑同在漢人字多借用太作泰向或議之至唐字備體分而猶借用所弗解矣今夸字每作彝或疑其無本而此碑夸戎作彝戎亦借用耶抑他有所謂耶

漢成陽令唐君碑

右唐君名扶字正南潁川郾人歷官至成陽令換昌陽吏民士女攀車作頌若今之去思碑也其文有如山如岱高如不傾如闕疑江字如海滄如不盈下句如字作而字解漢人用字若此者甚多又云司空公在朝透隨正色竭忠為國討暴六侯俱封洪氏謂司空名珍中常侍衡

之弟也按唐珍于熹平二年自太常爲司空而衡與單超等誅梁冀五人俱封爲縣侯此云六侯者疑誤集古錄云文字雖班班可見而不能得其次第予觀此碑八百餘言洋洋灑灑文從字順豈歐公所收模本或斷缺不完者耶末有處士閻葵斑閻葵之姓不見于他書惟靈臺碑陰有閻葵謚一人

漢白石神君碑

右碑趙氏云其文有居九山之數參三條之一莫曉爲何語按水經有九山廟碑云九顯靈府君者太華之元子陽九列名號曰九山府君也南據嵩岳北帶洛瀍云云尚書正義曰從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爲三條地理

志云禹貢北條之荆山在馮翊南條之荆山在南郡馬融王肅則以導岍爲北條西傾爲中條嶓冢爲南條自岷山之南至敷淺原不與大別相接則岷非三條也惟殽阬神碑云中條之山者蓋華岳之體南通商雒以屬熊耳洪氏謂與正義合予意無極三公封龍諸山在嵩華之間二碑皆從太華立說而有據嵩嶽通商雒之語是即此九山三條注腳也

漢都鄉正街彈碑

周禮里宰合耦于耡鄭元謂耡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疏云漢時在街置室撿彈一里之民於此本經注建寍三年改新豐爲都鄉而百官志凡州所監爲都

都鄉者都邑之鄉若今之關廂也故鄉曰某鄉而都鄉則無地名封爵有都鄉侯在關內侯之上正者漢官舊儀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以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前漢食貨志月爲更卒已復爲正師古曰更卒給郡縣一月而更正卒謂給中都官者此都鄉之正也周禮于耡合耦以勸農漢人于街彈之室糾彈不法昆陽當喪亂之餘徭役煩苦郡守縣令班董科例收其舊值臨時顧募不煩居民立碑於街彈公所以頌其德也洪氏云趙氏誤認街字爲衛改名衛彈碑亦引衛宏漢官舊儀爲證無論街彈見於註疏若衛士乃正卒一歲以後所遷之名又一歲爲材官騎士百官志註云凡八月都

尉令長相丞尉課試殿冣非若正卒亭長之所得糾彈也況去士字似不成語予意仍題衛彈爲得洪氏碑目云水經作衛爲趙作衛彈按水經魯陽縣有南陽都鄉正衛爲碑衛爲似人姓名在魯陽非昆陽也如以衛字屬之上文則爲碑二字題額又何說乎又引劉熊碑愍念烝民勞苦不均爲作正彈按三國志吳張儼爲司直表正彈曲二十八專司不法與劉碑之正彈同非此碑之正係卒夫之名也況洪之所辨乃衛字若引劉碑則正彈連合又何關涉乎

漢尉氏令鄭君碑

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鄭之別獄也臣瓚云鄭大夫尉

氏之邑顔師古曰鄭大夫尉氏掌獄之官故爲族耳按古之治獄官曰理月令命理瞻傷註治獄官夏曰大理或曰李皐陶爲大理又獄官曰士尚書汝作士周禮士師註士察也主審察獄訟之事未聞春秋時以獄官爲尉氏也瓚說得之

漢周公禮殿記

右記在成都刻于殿之石柱其云漢初平五年倉龍甲戌旻天季月爾雅秋爲旻天季則九月也又云梓潼文君增造吏寺二百餘間又云烈火飛炎官民寺室合爲灰炭說文寺廷也釋名嗣也治事者相嗣續于其內左傳註疏寺司也官所止曰寺漢書注凡府廷所在謂之

寺然則寺者公府之名也自西域白馬馱經初止鴻臚寺遂創名白馬寺後世浮屠所居皆名曰寺而官舍不概用之矣漢制官之所立職有九寺如今大理寺光祿寺之類然皆官制職銜而非居舍之謂吏寺官寺僅見於此碑

漢巴郡太守樊君碑

西疊下濱近聖禹飲汝茹汸二句宕渠令下布化三載遭離毋憂五五斷仁三句從事下舉直措枉殫思舊制彈饕糾貪務鉏民穢患苦政俗喜怒作律案罪殺人不顧猾獗告子屬孫敢若此者不入墓門州里僉㷂號曰吏師十三句劉公下二世欽重一句巴郡下從表漢中引老乞身

二句校尉下君仕不爲人祿不爲已桓桓大度體蹈箕首蒿窮台緄衰字備松喬協軌六句藏形下凡百咸痛士女涕零臣子褒述刊石勒銘四句以上序也銘二十六句又亂曰十二句上缺道下石工劉盛息懆書按額云漢故領校巴郡太守樊府君碑篆書文字完好予惜趙氏不爲跋註而米巫凶虐不得專指張角故爲補錄刪去之句而論之樊爲仲山甫之後樊宏等五侯封邑在梁楚之境飲汝茹汸隱其籍里也遭離毋憂五五斷仁居喪二十五月也在官則蛆强祛穢居家則誥誡子孫故曰吏師也牧伯劉公二世欽重謂焉與璋也表授巴郡後表漢中未奉朝命故領曰領也巴郡妖巫張脩亦療病取

米五斗又張陵作符書惑衆傳子魯魯傳子修修與魯掩殺漢中守皆謂之米賊惟爾未常犯蜀故以碑之所指必修魯也助義褒義漢志所無皆二劉自置之官是時奄豎弄權强藩擅命敏乃見幾高蹈時論褒之一則曰箕山首陽再則曰赤松王喬銘詞有捐陪臣之語者不止不汚於米巫亦不附於二劉也若据碑跋似以牧伯爲劉表疑誤多矣歲在汁洽爲未乃獻帝建安八年卒又二年立碑刻者劉盛書則盛之子倏也

漢綏民校尉熊君碑

凡漢碑皆云某君之孫之子不著名字此碑云高祖父壽又曰祖父晏曾祖父範祖父師又曰喬後有同產弟

望長子冉洪氏謂㬻者必高伯叔祖祖之下齊者其父也高曾子弟歷歷可稽而熊君之名字獨闕以興平元年除桂陽曲紅長歷仕至七十有一歲以廿一年三月廿七日卒而無紀年乃建安也銘後列故長沙茶陵長文春故桂陽重安矦相杜暉二人讚頌各數十言洪氏謂爲同郡盛德之士作文者惜其無所記錄故附之左方也古人立碑皆門生屬吏今之顯爵大業非子孫不立表誌安能頌及異姓如此碑也乎洪氏曰灌陽縣以觀水得名譌觀爲灌吾友顧景范閉戶三十年著成方輿紀要一書考訂精審引据該博及查此縣註云建安中孫氏析零陵置予告以此碑荆州牧劉表拜熊君爲

騎都尉受命立灌陽督長非孫氏也吳志建安二十五年魏封權爲吳王以大將軍領荆州牧則孫氏之全有荆州在表死十年之後碑爲當時所立其云受命立灌陽乃表所置無疑宋書零陵內史屬觀陽男相曰吳立前漢膠東國有觀陽縣應劭曰在觀水之陽恐非此灌陽也瑯琊代醉編据米翌云紅字隸作江字如周憬碑曲江皆作曲紅古文字簡故以紅爲江也此云曲紅當與憬碑同

漢太尉楊震碑

右碑震之孫統之門人汝南陳熾等立在建寧以後去震歿已四十餘年矣傳云舉茂才四遷荆州刺史不詳

所遷者何官碑止除襄城令遷荆州其餘自太守至太尉皆同但震性剛言直遭時羅禍如劾王聖敎趙騰糾劉瓌黜耿寶地震封事尤爲愷摯碑無一字及之豈關西孔子之號王密暮夜之金無可忌諱而皆不之及何也傳五子碑云長子富波侯牧次讓趙常山相次秉復登上司陪陵京師次奉黃門侍郎凡四人當以碑爲正後復詳序牧子統金城太守沛相讓子著高陽令而不及牧孫奇奇子亮秉子賜奉子敷敷子衆又何也楊氏碑甚多皆在閿鄉縣墓中有繁陽令碑亦牧之少子惜遺其名

漢執金吾丞武榮碑

右碑在濟寧州學中子至碑下手搨之殘缺過半而姓氏官秩猶存其額隸書槩文曰漢執金吾丞武君之碑君諱榮字含和治魯詩經韋君章句洪氏云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齊轅固燕韓嬰皆爲傳又有毛氏之學故曰詩分爲四申公授瑕丘江公韋賢治詩事江公傳子元成皆至丞相孫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碑云治魯詩經韋君章句者此也予考之傳志而知洪說之誤藝文志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立博士河間大毛公傳自子夏不得立儒林傳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事浮丘伯爲訓故弟子瑕丘江公盡傳之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即瑕丘江公有韋氏學毛詩正義序曰漢氏之初詩分

爲四申公騫芳于鄢郢毛氏光價于河間貫長卿傳之
於前鄭康成箋之于後洪氏用此語以申公轅固韓嬰
毛萇爲四與正義乖矣後漢伏湛弟黯定齊詩章句杜
撫定韓詩章句張匡作韓詩章句傳魯詩者如楚元王
許生徐公王式張長安唐長賓褚少孫薛廣德龔勝龔
舍高嘉嘉孫詡李昺曾恭李業魯丕包咸魏應陳重雷
義皆無章句韋氏世學魯詩使有章句爲榮誦習豈遂
遺於載記不與齊韓並存也耶然榮去韋氏未遠似亦
不妄或魯詩亡于西晉并此章句失傳未可知也其曰
痛乎我君仁如不壽春秋星闋如雨釋者曰如而也歐
公于郭輔碑寬舒如好謂施于文章以如爲而者始見

之而不知又有此碑也

漢富春丞張君碑

右碑額漢故富春丞張君碑碑篆書名字殘缺父兄官稱亦不可考但有州從事除吳郡及一丞字知其所歷之官立碑者廣平李德上下皆闕不知其爲故吏爲門人也洪氏曰其文多不成章而銘詩可讀如三年癸亥景命不祿東都歷年凡三癸亥永平與光和之六年延光之二年是也延光有三年則歲在癸亥但次年壬戌已改延光亳社去雒陽不遠不應踰兩載而不知改元此碑先已裝璜不無顛倒棄去者三年之下蓋有闕文也

按兩漢富春俱屬會稽郡高帝六年以東陽郡鄣郡吳

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荆王訖吳郡即會稽似郡縣之名新舊可以互稱而孝成元始三年歲在癸亥則疑此碑爲前漢立然在初置郡邑之時或引故證新不宜歷世已久猶稱故郡也況此二語在銘詞之前銘內又有垂歌吳域吳字兩見其爲東漢人無疑蓋順帝永建四年始分會稽置吳郡而富春屬焉不得于建光中即稱吳郡所謂碑係裝翦或有闕文者信矣

漢巴郡太守張府君功德敘

納碑陰題名七十四人後云中平五年三月上旬書君升台祚承天百福子孫千億細審其詞爲張君在位時立故李元等皆掾屬不書故吏可知已趙氏未見碑陰

故疑無卒葬年月也

漢臧伯著碑

己未春予在京師于孫氏研山齋見拓本其額周字上有本字異乎他碑之額

漢仙人唐君碑

右唐君碑云字公房成固人時攝二年君爲郡吏啖瓜旁有真人左右莫察而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真人者遂與期婿谷口山上乃與神藥曰服之當移意萬里知鳥獸言是時府在西成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卽至闔郡驚焉白之府君從爲御史鼠齧車被具君乃畫地爲獄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

從學道公房頃無所進府君怒收公房妻子公房先歸谷口呼其師告以厄急其師以藥飲公房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戀家不忍去師曰豈欲得家俱去乎妻子曰固所願也于是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雲來迎公房妻子屋宅六畜翛然與之俱去又曰賢者所存澤流百世使聟鄉春夏毋蚊蚋秋冬鮮繁霜癘蠱云云按水經云樂城智水川側有唐公房碑公房升仙之日婿行未還不獲同行以此川爲居號曰婿鄉而此碑並無婿居川中之語神仙錄云仙人李八百爲公房家傭作惡瘡使公房夫婦及三婢舐之又索美酒三十斛浣瘡因以餘酒浴公房夫婦顏色更少其說近怪豈李

八百者卽碑所云眞人也耶博物志云公房得道雞犬皆仙升惟以鼠有惡不得去鼠自悔每月一吐其腸胃更生謂之唐鼠此借晝地誅鼠事而神其說也華陽國志云蜀以城固爲樂城碑與水經合第云期壻字作聟字而漢隸智字亦近聟字如碑云眞人期聟谷口山上及後聟鄉皆當作智字使公房有壻與眞人相期碑必詳言之矣夫水曰智水谷曰智谷則鄉爲智鄉無疑所謂壻鄉者乃妖妄之說予故全錄碑文以證之

漢相府小史夏堪碑

右夏堪碑云初涉府朝典職首曹洪氏引東都辟公府掾皆上言首曹者東西曹也按後書百官志太尉公下

自東西曹主簿閤主簿皆爲公府掾屬比古命士若相府則在司徒公下本注有世祖即位以武帝故事置司直居丞相府晉百官表注云漢丞相府門無闌不設鈴不警鼓言其深大闊遠無節限也古今注永平十五年更作太尉司徒司空府然太尉司空皆稱公府惟司徒稱相府漢舊儀曰元壽二年以丞相爲大司徒是也益相府掾屬三十一人大約與公府同漢碑及妻某氏者絕少此云娉會謝氏幷靈合柩合葬誌墓之自也又云古命有之仲泥何侘洪氏責以狎侮夫子之罪按字書𡰥仲尼之𡰥下從二與僧尼之尼從工不同𡰥音夷古文字也尚書嵎𡰥島𡰥萊𡰥今文皆作夷則夷𡰥音義

同矣左傳哀公誄孔子曰嗚呼哀哉尼父直用古文今讀與儈尼同音者已謬而此之作泥尤怪然漢人書碑率多假借亦不足怪也